

闲话青海“湖怪”

□文 / 程起骏

自然界蕴藏着很多令人难解之谜，如盛传世界各地的“湖怪”，则是最吊人胃口的大谜之一。英国尼斯“湖怪”，沸沸扬扬地传说了近一个世纪，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运用最先进的探测技术，进行了多年的连续追踪，其结果仍是“难见庐山真面目”。但尼斯镇却以那尚在虚无缥缈之中的“湖怪”为资源，发展很有创意的旅游产业，由此而富甲一方，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。

青海也可能有“湖怪”。揭开青海“湖怪”的神秘面纱，则其重大的科研、社会、经济价值自在其中。

首先说，“湖怪”二字定位不当，正确的说法是大型水下不明生物。

关于青海湖中有大型不明生物的目击资料

自古以来，就有青海湖中存在大型不明生物的记载和传说，使美丽的青海湖变得更加波诡云谲，神秘莫测。

唐代天宝七年（748年），“功高北斗”的大将哥舒翰率军与吐蕃屡战于青海湖周。其间就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目击水下不明生物事件，记载于《册府元龟》之中：“哥

舒翰，天宝七年为陇右节度使（治所在今乐都），筑神威军于青海上，旋为吐蕃所破。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上（海心山），有白龙见，遂名为应龙城。吐蕃自此遁逃，不复近青海十年。”

哥舒翰军所见白龙，很可能就是一条白色的大型不明生物。把它说成白龙，则是哥舒翰的谋略。因为大唐皇帝李隆基此时已年老昏聩，深信天命祥瑞之说。白龙在青海湖中出现，自然是大唐兴盛之兆。把筑在海心山上的城起名为应龙城，可能就是李隆基的主意。

应龙为上古传说中的神龙。《山海经图》云：“犁丘山有应龙者，龙之有翼也。”哥舒翰巧妙利用这次水下不明生物目击事件，取得很好的政治军事效果。吐蕃笃信苯教，认为万物有灵。青海湖出现“神龙”，不排除吐蕃也有大面积目击的可能。吐蕃军深信不疑，认为这是天助唐军，天命不可违，故才有了十年不犯青海湖周的结果。

清代所出《甘肃省新通志》九七卷载：“青海（湖）驻牧蒙古（人）见海中有物，牛身豹尾，白质黑纹，

毛杂赤绿，跃浪腾波，迅如惊鹤。近岸见人即潜入水中，不知其为何兽也。”



《通志》的主纂人为安维峻。乃光绪年间的大名士，甘肃秦安人。一生刚正不阿，清廉如水。中日甲午战争中，安维峻力主与日决战到底。连上65道奏疏，痛斥投降派，险遭杀身之祸。安维峻由此获“陇上铁汉”之称号。晚年归乡，著书立说，编著数百卷。学风极为严谨，曾专程来青考察，故有关青海湖不明生物的记述可信度较高。

青海解放前后，有不少人目击过青海湖中的不明生物。目击者有科学工作者、牧人、军人、僧尼，媒体曾多次

披露。《青海日报》在 1997 年发表过一篇题为《青海湖水怪目击记》的长篇报道。详细记述了历次目击事件。其中记有近距离亲见的记述。四位转湖朝拜的尼姑,在湖东的某处湖边洗沐。时值夏日的傍晚,太阳快要落入西边的湖中,忽见满天彩云中,有一大群各种鸟类,掠着湖面上上下下翻飞,惊恐鸣叫着,向她们飞来,又见鸟群之下的湖面上,有一根长约丈余的杆状物,冲波而来。距她们只有三十多米时,才看清这杆状的东西原来是个怪物。“头如牛而无角,两眼圆睁,凶巴巴的,昂首盼顾。”四尼姑被吓得魂飞魄散,没命奔逃。再回首时,那“怪物”已没入水中,水上惟留一道水纹。群鸟四散高飞。

尼僧受教规之约束,不会妄言,而且是四个人同时近距离的目击,因此,我对这则记述比较相信。其后,有人写了一部科学幻想小说,书名《青海湖水怪》。虽为幻想之作,但也记述了流传古今的有关青海湖水怪的一些传说,值得一读。

诺木洪“湖怪”的传说

柴达木盆地有大型湖泊 42 个,但传说有“湖怪”的只有诺木洪一处。《光明日报》资深记者周满章先生 1982 年来青考察采访,写出《青海野生动物考察记》一篇,分七章,万余字,详细描写了他的亲历亲见。文笔生动感人,此为系统记述青海野生动物的专著。曾在《光明日报》刊出,后收在青海科技报编辑的《富饶美丽的青海高原》一书中。其中第三章题目是《诺木洪湖怪》。文中记述了他和向导单贞在诺木洪湖考察的情况,了解到诺木洪湖有“湖怪”的传说:“每年夏秋季节,湖心传出如牛一样的叫声,夜里周围几公里以外的牧场都

能听得一清二楚。前几年有研究所派人到那里想观察个究竟,但到了湖边,却无法走到水边。于是只好将水‘牛’的叫声录下来,带回来研究。到底这种诺木洪‘湖怪’是什么动物,至今仍是个谜。”

1983 年,我借在诺木洪下乡的机会,与同伴贡尔达西(蒙古族)骑马专程去探访“湖怪”。贡尔达西的家在宗加乡,离此地不远。他也相信湖中有怪,并说去年有农场职工来此拾鸟蛋,被湖怪拖进湖中吃了。说得有声有色,故对这次探访积极响应,但结果却有些失望。

我俩骑马走了一天,才到达诺木洪湖边。此湖宽约 4 公里,长约 20 多公里。湖边被一条宽约一公里的芦苇围护着,如一道碧玉筑成的城垣,到处是沼泽、淤泥,骑马无法接近湖水。贡尔达西将马打了绊,然后引我在芦苇丛中小心翼翼地探路前进。一公里路走了一个钟头,方到水边。惟见碧波沉沉,此时,想起了同伴说的湖怪吃人的事,顿觉那深不可测的湖水中隐藏着某种凶险,心中有些紧张。但沿湖走了一个多钟头,没有发现任何与“湖怪”有关的蛛丝马迹。是晚住宿在道尔吉仁青的毡房中,此人年近古稀,见多识广,在湖边已住了数十年。他说前几年确实听到过湖中传来的怪叫声,有些怕人。但他认为那不是什么“湖怪”,而是“地吼”声。那捡蛋的人是陷进沼泽中身亡,并非被什么湖怪吃了。老人的一番话,把我俩寻找湖怪的温度几乎降到了冰点。第二天早上来了一位叫才仁的中年蒙古人。当他得知我俩此行的原因后,便很肯定地说,确有湖怪。他十二岁那年,家中的一头母牛被湖中怪物拖进了水中,拖痕足有二十米长。主人和才仁辩论了起来,互不相让,谁也没有说服谁,故这次探访便无果而终,湖中到底有没有怪,确实是个

谜。

130 余人目击黑海水怪上岸始末

上世纪 60 年代初,笔者在都兰香日德工作时,就听说过与都兰县相邻的果洛州玛多县黑海,有“水怪”出没的事,认为只不过是饭后茶余的闲话,从未放在心上。谁知其后遇上的事,竟使我与黑海“水怪”有了一份难解的关联。

1966 年,我在沟里公社下乡。沟里公社智玉大队的草原与黑海北岸相接。在串帐房时,无意中了解到有位叫更桑的社员曾亲见过黑海中的“怪物”。我便去拜访更桑。

据他说,十多岁时和另外两个男孩,一同在黑海边放牛。有一天,他们三个人在湖边的土崖上玩耍。突然听到崖下传来很大的水波翻动的声响,他们爬到崖头一看,见一怪兽在水中翻滚,背黑肚白,并向岸上游来。吓得他们没命地往家中跑。自那以后,他们再不敢到那一带放牛了。我问他这怪物有多大?他指指窗外的北京吉普车说,大小差不多,没有这么高,有头有尾,但没看清楚,所以说不明白。

这年夏天,我请社员尼玛太作向导,专程去黑海。此行的目的只为一睹黑海的真容。

黑海,藏语称“冬格尔措那赫”,意为黑色的海。从远处看,湖水蓝得发黑,黑海的名大概由此而得。走近了,湖水又变为清纯蔚蓝。站在北岸,惟见烟波浩淼,水天一色,南岸的山峰,影影绰绰,似在献怨供恨,脚下有无穷的芳草,铺向天涯,细沙如银的湖岸,如一条优美的大曲线,把水和岸勾勒得清清楚楚。风起处,波涛滚滚,卷起千堆雪,聚而又散。不时有一群群水鸟向湖中的一个海岛飞去。此岛色白,很像是从碧海中升起了一个白

海螺,带几分神秘、几分圣洁。纵目天地间,惟见一派苍茫无际的洪荒大野。尼玛太说,这个岛也叫海心山,每年夏季有上万的鸟在岛上筑巢产卵。说话间,我发现尼玛太神色异常,正眯着眼向海心山方向直直地看着。我顺着他的眼光望去,突然发现远处湖面上有两朵翻滚的水花,水花中似有两个动物的头在晃动。我的心猛地收紧了,莫非是天助我也,今日当见水怪!再一看尼玛太,他已笑开了。说:“呸,原来是两只马鹿。这里的马鹿每年把鹿羔下到海心山上,狼再多也过不了水,只能望海干嚎。可是马鹿会水,这是它的本事。”过了十多分钟,果然有两只雌马鹿跳上岸来,抖去一身水珠,奔驰远去。

这次黑海之行,虽然没有如愿,但我了解到了此湖长约34公里,宽8—9公里,面积250多平方公里。平均水深51米,湖底有一大地槽横贯东西,深107米。湖中栖息着无量的无鳞鱼,岸边有一串串泉眼,名曰珍珠泉。聚集着大量的虾类,多得无法形容。此湖尚未被现代文明所污染。水域且广且深,有食之不尽的食物来源,可说得天独厚,我想黑海真是一个大型不明生物理想的生息地。因此,有远古生物留存下来的可能。

1978年9月6日至24日,省科委在都兰县香日德农场召开春小麦、油菜高产验收会议。省委、省政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,派出省科委主任冯浪任组长,由省农科院、高原生物研究所等14个单位36名代表组成验收组。其成员都是农业、生物、气象等学科的顶级专家。笔者时任都兰县农科所所长,故也忝在验收组成员之列。6日上午验收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,由农场场长刘复乾同志作汇报。在有关高产验收事宜汇报结束后,刘场长接着说:“还有一件事,

我觉得有必要向冯主任和各位专家作一汇报。”事情经过是这样的:香日德农场耕地有十余万亩,其灌溉水主要依靠香日德河,而该河之水出自黑海,但黑海湖面海拔4117米,属高寒地带。每年春播用水之前,派大批人员到湖口打冰清淤,方能保证灌溉用水。今年3月份,派出职工130人,由管教科的王副科长带队,前去黑海打冰。谁知竟遇到一条“湖怪”,冲浪上岸,造成恐慌。并将影响到今后打冰工作的进行,因此,他希望省科委、高原生物研究所派出专家,做一次考察。但冯浪主任略作思考之后对他说,我省财力、人力都有限,难以开展正式调查,请他将有关情况给北京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反映。

此事到此打住,再无人问津。但我那好奇的老毛病又犯了。我专门拜访了王副科长,详细了解到事情的全过程。这年的打冰是3月1日开工的。为了工作方便,打冰职工的帐篷扎在出水口附近,离黑海海边只有50米左右,管理人员的帐篷扎在离湖口稍远的山坡上。第四天上午,王副科长与其他两名管理人员和警卫班长正在开会。忽然听见工地上大呼小叫,接着传来人群奔跑声,他们几人立刻提枪跑出帐篷。只见所有的人都向临近的山坡奔跑着,有人用手指着湖边叫他们看。这时,他们才发现一头怪兽,正在慢腾腾地向岸上爬行,在岸边的沙滩上卧下来。这怪兽长约三米,头像蛇又像牛,一双圆圆的眼睛明亮得可怕,长脖子,椭圆形的身子,尾巴不长,全身呈褐黄色,背上有两个颜色较暗的驼峰一样的圆疙瘩,但看不见它的脚是个啥样子。有人建议立即开枪击毙,但王科长没有同意。人们不停地大声叫喊,并向怪兽掷石头。过了十分钟,那怪兽又慢腾腾地爬回了湖中。

因为怪兽的出现,职工的情绪

激动,所以误了半天工。为了保证安全,经研究后决定采取搬迁工棚,增加警戒哨,缩短工期等措施,才恢复了正常工作。

这次有130多人的大面积目击事件,有一个很大的特点,即已往报道的国内外尼斯湖、俄国贝加尔湖以及我国长白山天池、新疆玛纳斯湖的不明水下大型生物,都是在水中观察到的影像。而黑海不明生物却是自己爬到了岸上,目击时间足有十多分钟。所以可信程度不容置疑。

玛柯河发现20公斤重“猫鱼”的启示

1997年,我的老友,时任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席的朱奇,邀请我和作家唐涓、刘会彬去果洛州班玛县采风。在玛柯河地区,我了解到一件河中有“鱼王”的奇事。

班玛县地接四川西北,玛柯河属长江源头水系,玛柯河横贯班玛县全境。河水湍急,河岸宽约30—60米,呈S型蜿蜒南去,清澈的河水在转弯处都被一道道悬崖绝壁



110厘米长的猫鱼

阻挡,形成了一个水势平缓的河湾,青海人叫“浪坝”,水深多超过10米。河两岸都是陡峭高峻的山峦,垂直分布着茂密的高山灌木、针叶林、阔叶林,时被云遮雾障,不同植被色彩各异,山色斑斓,风景如画。

在班前乡的一大河湾边上,我遇到了玛柯河林场退休工人江周(藏族)。他正在林区采药。我向他了解林区猕猴生息情况,他把我当成了省上保护猕猴的工作人员。说猴子现在少多了,但还有一些,可玛柯河中的“鱼王”快被整光了,你们可得管一管。据他说,玛柯河的各大河湾中,有一种大鱼,身长有一人高,满嘴利牙,当地藏族群众称它为猫一样的“鱼王”,是地方的保护神。每逢大雷雨时,“鱼王”就会把头冒出水面吸气,见过“鱼王”的人不止他一个人。这几年不断有人炸鱼,可能把“鱼王”炸死了不少,现在越来越少了。上个月,有几个搞副业的人,就在这个浪坝中炸鱼(他用手指了指眼前的河湾)。他们的炸药瓶很大,所以炸死了一大片鱼。他亲眼看到了一头鱼王被炸伤了。鱼头冒出水面,足有三尺长。眼睛很大,鱼嘴一张一合,满嘴尖牙,在水中转圈子,好像要吞吃那些炸鱼的人。鱼王几沉几浮,又潜入了水中。鱼王死了会沉尸水底,不会像普通鱼一样浮出水面,这就是鱼王不同于其它鱼类的地方。那几个搞副业的被吓跑了,连死鱼都没顾上捞。

我回省上后,向几位搞生态和生物的专家同志,反映了这一情况,希望能得到关注。谁知他们都不相信,说此类谣传他们早就听说过了,像玛柯河这样的浅水河,不可能

有什么一人高的鱼。由于我也并没亲见,只好不了了之,再没向他人提说这件事。

谁知事过9年,《青海日报》2005年1月登出一条题为《冰洞跳出稀世珍宝——玛柯河发现20公斤重“猫鱼”》的新闻,轰动全省。全文抄录如下:

“1月14日,省农牧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,我省从玛柯河得到一尾长114厘米,体重约20公斤的‘猫鱼’。这是我省以及国内乃至国际上10年来第一次看到的稀世珍宝‘猫鱼’标本。意义非同凡响,而且有如此大的个体,证明了‘猫鱼’在玛柯河水域还有分布,这也更加坚定了我省保护这种鱼的决心和信心。据悉,这条鱼由于玛柯河封冻缺氧,从一冰洞中跳出。1月9日被一过往行人发现。省农牧厅获悉后即派有关人员进行鉴定,并于昨晚运到西宁。”文中的猫鱼看来就是江周说的一条小“鱼王”了。

在新闻链接中介绍到:“猫鱼”学名川陕哲罗鲑,又称虎嘉鱼,是青藏高原边缘山区唯一的哲罗鲑属鱼类,为我省特有鱼种。是我国的大型土著鲑科鱼类,于1998年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,是国际

濒危物种保护红皮书中的一类鱼类。在我省仅分布于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玛柯河水域。近年来欧美、日本等国曾多次派出专家组进行考察,在我省以及陕西、四川等省区也多次进行采集,但没有采到标本。

猫鱼的发现是大自然的一种昭示。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”这个由中国提出的理念,已成为世界性的共识。青藏高原的生物圈博大、独特、神秘,有很多自然之谜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和破解。每发现一个新的物种,就是对自然,对人类自身认知的一个进步,是对一种珍稀生物资源的真实拥有。如果不是猫鱼从冰洞中自己跳出来,说不定,我们还只停留在“玛柯河不可能有人一样高的大鱼”,即使有也已灭绝的认知,因此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像等待猫鱼自己跳出冰洞现身,再去发现和认定一个物种的存在,这样的概率恐怕只能千年等一回。我们应该以博大的襟怀,积极主动地去寻找、去发现,其中也包括青海水下大型不明生物在内。只有充分认知大自然,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远大目标,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重大使命。

長中重湟山映北院風
虹流浪水列瞿嵐臨
卧砥寧冰層屏曇環柳
碧柱月溝雲滯紫城灣
詩排橫奇南目氣盈遭

錄自撰聯四副
戊子年小滿徐文衍書

书法

徐文衍 作